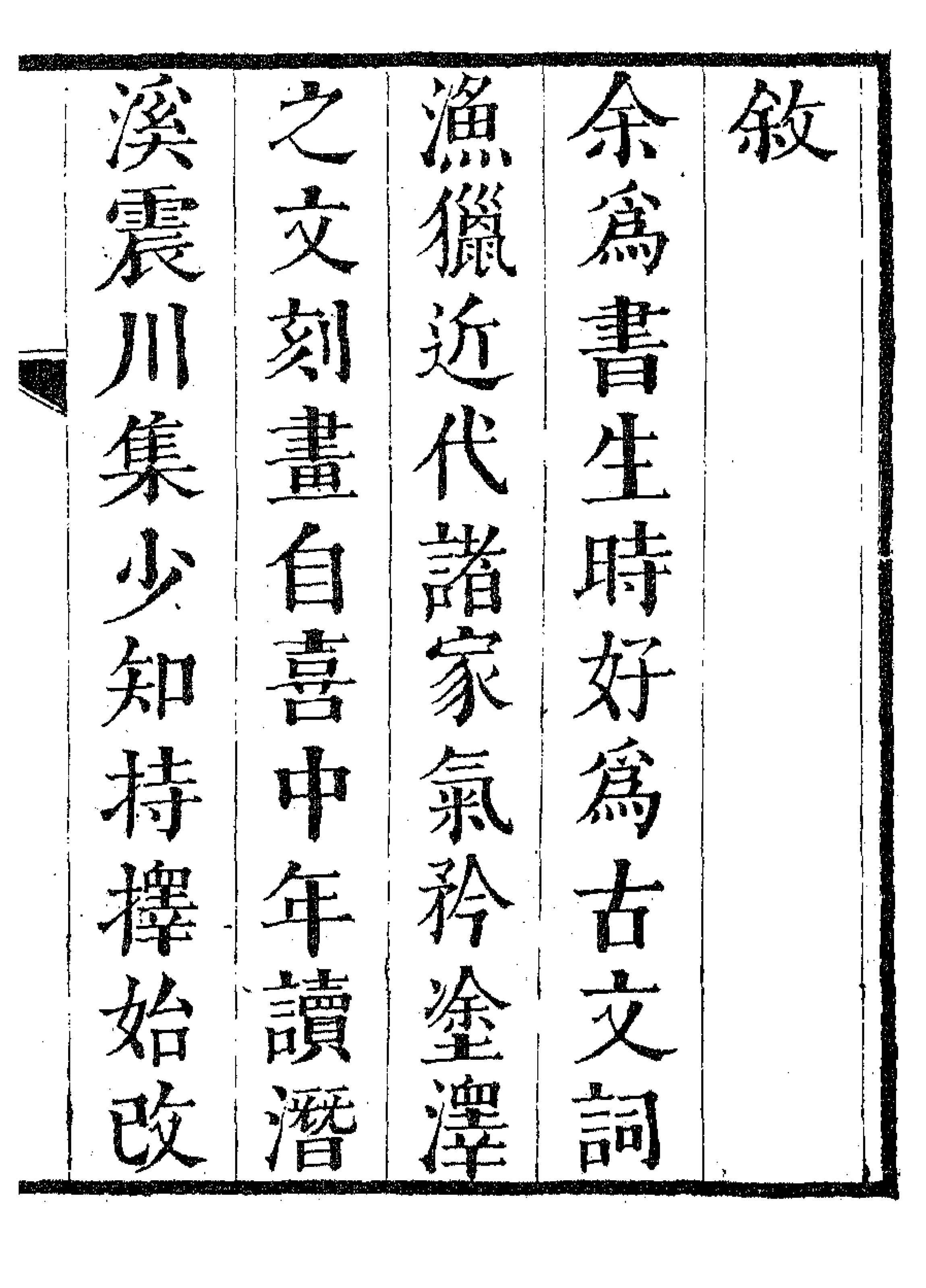
金文通公集



敘

余爲書生時好爲古文詞漁獵近代諸家氣矜塗澤之文刻畫自喜中年讀潛溪震川集少知持擇始改

轅易轍思自拔于流俗望古人之質的而趨之才力單薄學殖荒落如輕毛弱葉翔舞於衝波濁泥之中欲介然自立也良已難矣

酉戌之交與平陵公談文
闕下平陵告曰豈凡先生
今之韓歐也余心識其言
而未敢信既而屢讀其文
針芥相合犁然有當於吾

心信平陵之非溢言也余
老而失學不能重齒牙樹
頤頦以變易斯世之視聽
則請原本古今畧陳其流
別以告于世之君子葢常

循覽三百年來文體凡三

變矣明初之文自金華烏

傷迨東里茶陵卸華佩實

根本六經三史號爲正脉

北地起而以叫號剽奪之

學創立古文雄樹壇坫信陽和之遂謂文靡于隋其法亡于韓愈輇材諷說之徒轉相倣傚而文體一變嘉靖之初晉江毘陵夜除

俗學歸原經術南沙浚谷
棫穀扶輪爲一時之盛歷
下弇山出盛推北地以雄
詞盛氣夌厪古人佐之以
大畐雲杜異口同音一唱

百和而文體再變萬曆以來高邑崛起於北臨川雄視於南厭時人之貫耳傭目刻意滌除文體幾於三變矣俗學流傳熏入骨髓

二君子孤立側出錞于中之莫吾聽也以是故近代之文雅俗錯出遞變而不純豈凡生于吳下殘膏賸馥屬厭弇州之餘瀋乃能

超然玄覽篤信古學奉韓
歐爲祖禰而師友在震川
鹿門之間豈非豪傑之士
後五百年間出者哉今其
文具在葢莫不發源經史

而取裁於八大家遡流窮
源有典有則有倫有要渢
渢乎洋洋乎先民之規矩
盛世之型范也昔在王李
狎主齊盟茗上茅鹿門先

生獨唱明八大家之學標舉關鍵為後學眼目豈凡鹿門之外孫也先河後海其所從來遠矣漢楊子幼讀外祖太史公書學其為

文令讀其報孫會宗書慷
慨激昂淋漓痛快太史公
鬚眉談笑千古如在豈凡
風雲玄感譽望在玉衡大
斗之間非子幼所敢望以

其所譔著徵諸鹿門出車
合轍則亦太史公之子幼
也豈凡自叙其集以謂聞
鹿門之緒言取八大家文
鈔讀之反覆始知爲文之

道端不外是豈不信哉昔
顏之推論文曰今世相承
趨末棄本辭與理競辭勝
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
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

穿鑿者補綴而不足必有
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
吾所希張融自序曰文章
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
故當使常有其體顏氏以

古之製裁爲本而張氏謂以有體爲常此所謂爲文之道也逕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此韓子之所謂無迷其途

無絕其原者也請以爲讀
豈凡之文著告弁以爲學
豈凡之學者告
旨
順治十有六年巳亥嘉平

年家眷侍弟虞山蒙叟

錢謙益再拜謹書

序

晉江王道思先生嘗稱有
吳三千年之久傳者三人
季子子游與唐應德而三
予歎服以爲知言其後有

文章名莫如司寇王元美
頗薄唐公不足爲然予實
不好其文顧獨嚴重歸熙
甫太僕以爲有唐宋大家
之風洎吏部周恭肅氏公

用而已熈甫名籍籍一時
元美晚年益自傷不及熈
甫見于題公像有繼韓歐
陽之語人皆知熈甫獨周
公之文竟無口之者艮可

歎也今又得豈凡先生云
予自諸生時則知先生以
名進士歷爲知府兵備卓
然有聲實未見其文同朝
縉紳亦以吏治推服不及

于文及余同官而先生文稍稍出知先生文自予始先生又謂予曰文者載道之器也言者心之聲也言不根于心必支文不幾于

道必誕支與誕所不敢爲吾擇其雅馴者而卒業焉是以先生文大者炳炳烺烺小者謹嚴法度尺寸不苟此歐陽子之文也知先

生文如歐陽子亦自予始
嗟乎文難言矣人尤不易
知哉文如先生其好學深
思揣摩古人積有歲年而
予輩不及知知乃僅知之同

官之時數十年間號爲名公鉅卿察其文曾不足當先生之毫末而名反出其上何也雖然山高可以致祈年淵深可以致沈玉續

學可以永久比于金石先生之志固在此不在彼也先生於周恭肅爲同邑有葭莩之誼又於茅觀察鹿門爲曾外孫先生之文所

從來如此肰則讀先生文而信予稱爲歐陽子者其必如予之信王道思也乎

旹

順治五年十二月溧陽同

學弟陳名夏書於石雲居

敘

金司空吳江豈凡先生以息齋文徵敘予雖不厭書文弗能臻古夙夜皇皇未之逮也安能測先生文然

竊聞作者之言文在機在轉在彬彬公之文不角勝于六朝之浮艷靈轉而廓清之庶幾鬬智不鬬力者乎蓋節章光受制於灋故

無語不爲神明之寶物有
不能揉焉者矣予嘗數過
吳江矣其五湖與莫釐諸
山絡皆虬纏蛟适天地奇
氣鬱積盤礴大海包褁而

厚其發發必鍾爲人文公之文其發于蟠地豈其淺者哉況公政事偘偘猶之文御機而調和乎節是故敦乎智自非理勝區區剸

華角豔惡能旋爲宮以相
答也以智以靈不苟徇于
小槩小篇大章各堤焉立
于其所也者自心之意天
和將居殆庶幾焉以息爲

昌也歟顧知息者冲用之而弗竭文與政事一毋之大宗也豈凡先生自茲遠矣予年漸老信古而尚以力競也未能受命作者墻

下彬彬郁郁文乃不喪奚以厚積而發乃尊光耶靈轉廓清逮于何日望洋金大司空予悵悵然不自崖返乎

順治六年五月朔日年家

社弟西洛王鐸撰

序

豈凢先生以息顏齋以息齋命集余授而卒業藹藹吉人之辭也懍懍醇儒之詰也夫古之立言者軌道而捈志使近承有明箴私淑知竊義不足以約趨端

舛糾史翼經不以泚筆而其人之表裏初終亦於是備見豈衒名哉蹠實而已正質郤飾變化以生或俔之日月常新或方之江河經地雖語明也行也實處於莫可加增倘亦能止之力乎

昔孔子筮賁而愀然曰黑非黑白非白非正質也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意愀賁者愀末流乎不然象何以極言其察變化成一本之文明以止也進而求之文之所以

文著緝熈敬止蹠其實仁敬慈孝信之止固胥天下而文明之乎德業文章無二道也觀息齋集與人臣子與人弟友其言具在思無越畔修辭立誠質正而不受飾旣如斯矣先生之自則

則人盡於斯矣後之郛郭而糟
粕亦莫不止於斯可謂得賁之
亨矣障頹瀾而披霧縠俾世俗
鉥心劌目輩各正厥質以不沒
至文其以息文壇玄黃之戰詎
淺尠乎息齋公餘讀易所也爰

取以命近集意或在是與

順治巳丑初伏日蜀仙井敎弟

胡世安書

序言

嘗觀文運之衰也必有一二人焉爲末流砥柱繼一綫之薪傳而斯文不至墜地文運之興也亦必有一二人焉爲一代開先布昌明之學術而大道復行中

天自明季浮誇相競理學榛蕪
造
興朝肇造鼎新將豁然與天下更
始而其間挽回於絕續之界扶
其衰而翼其盛相與闡揚古道
崇正闢邪引掖後進者則吾百

翁陳師豈翁金先生也先生與
陳師同秉銓政提衡人物之暇
篌大肆力於文章志合道同互
相倡和余每過師門問業輒告
余曰金先生今時之人傑而文
章之宗主也私心竊向往之近

始讀其古文辭信得派於韓柳蘇曾諸大家一洗詭異鉤棘之習而出爲淸醇博大之旨其言簡而深約而該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合人心昔蘇長公稱范文正之於仁義禮樂孝弟忠

信如饑渴之於飲食雖弄翰戲
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
信其誠爭師尊之吾於先生亦
云余益歎先生爲不可及也先
生歷要津而能屏營逐寡嗜欲
自顏其室曰息齋葢息其身於

從容退食之餘而息其心於詩書六藝之圃故能專精焉以從事於此而著作日富其書滿家以視世之貪權嗜利皇皇終日而夢寐不得安耳目無所接者其人品之高下何如也余猶憶

垂髫時讀先生制義知愛且敬而每以不識韓荊州爲恨凡二十餘年始見先生於京師爰得從之遊而先生手示一編見屬爲序余愧不倫何足爲先生重獨以童子時卽知愛敬先生而

今得側名於文字中以自託於大君子之末爲足償疇昔之願耳嗚呼先生向官少宰旣能出其氷鑑以激勸人才而茲復著其文章以轉移風氣先生之於當代功旵不朽矣

時

順治己丑上元日後學呂宮謹

拜撰

敘

吾師陳百史先生以古文詞領袖海內一時縉紳鉅公爭出其所著相訂朝一日侍師側讀吾年伯金先生之文竊歎曰此真粹然儒者之言也夫古有儒者

其人中正而和平其氣優柔而不廹其爲言也醇而肆眞而不漓能使讀者感動豈非其積乎中者深乎其深故其發乎外與人乎人者漸漬浹洽自然感動不能已已歟其於爲治也亦然

積仁義之氣以變衰薄之俗始
而華面繼而華心久之至於百
年無奸之可除無殺之可用而
殘忍刻薄之氣遂消弭而化於
無有此則儒者之効也少嘗讀
太史公書見其尊黃老退六經

進游俠卑儒術心竊非之及長而反覆其所以乃知非太史公本意也彼見漢興去古未遠當秦焚燒之後使其能尊用儒者復修先聖之道雖追隆三代不難乃承秦之獘厭聽儒術至文

景武之世如賈誼仲舒皆彬彬儒者不能用而終日所嘲笑詼諧者惟一曲學之公孫弘與滑稽之東方朔雖中間龔黃卓魯吏治間有可觀然廟廊之上無敦龎大雅之儒以修明經術而

崇進古治所以終漢之世敗亂
之端隨滅隨起百孔千瘡救過
不給而相業亦無足紀豈非不
進用儒術之過歟太史公葢謳
之也觀其列吾仲尼于世家豈
眞謂儒者不足以治天下乎先

生與吾師朝夕必偕其終日所
論議而設施者非儒者之書必
不讀非至誠惻怛之事必不行
宜乎其見諸文章者醇而肆真
而不漓也孟子曰生于其心發
于其言害于其政是故入其室

讀其書純粹而和平而其性情可知也其治効亦可知也入其室讀其書堅僻而鑱刻其性情可知也而其治効亦可知也葢以奸雄徂獪之人而貌顏曾思孟之言其發之也必怍而其神

情亦必不肖何則其積諸中者先陋也今先生之文豈不爲有道之士乎哉方今海內初定儒効未章

天子思敦進古治欲得尊經學道之儒者而盡用之惜乎下之奉

行者未有以稱之也惟先生以
道自任大異乎世俗之所爲意
古所稱爲大儒其人者將在是
歟則由是而汲引後學嘉與正
心誠意之士布列朝端使儒効
大章而治且臻隆于三古吾已

于其文章必之矣于是退而書
其言以質先生且以告吾師
順治五年嘉平月內翰林秘書
院編修年眷姪程芳朝題

序

六經之文質質故原性命之理傳述微言而人事之本末天道之終始以著左國史漢之文核核故據見聞之情掌記故實而遠邇小大之得失上下幽明之

理亂以備吾豈凡師追蹤三代之人之學而抗志西漢以前之業肆力研尋積有年矣而潛寧沈靜一意理窟自筮仕及爲司空大夫如一日也宜其文精醇博碩卽尋常遊讌贈荅閒無不

曲中情事之微而直辟理道之郤間取息齋集文一再讀之何其樸而能覈贍而有則波折以老涵涵乎名儒之言也與蓋孝友忠信吾師躬自爲之而躬自有之而兵農禮樂吾師直如揖

家人而進語乎家事故應左有右宜與乎幾義之存而進乎智仁之事使人見而悅悅而久思與寢處其間飢食而渴飲也吾師其不可及也哉吾師之文其即所云性命之懿而見聞之情

旣質且核亦著亦備者哉聞之經成而紫微降光玄著而鳳鳥來集其應有然吾師以澹寧沈靜無間然之學而爲精醇博碩不可疵議之業曷言乎應其即以含玉吐金之文當景星瑞羽

之實

順治己丑春日關中門人岳暎

斗頓首書於金臺之秋舫齋

自序

余少時嘗聞先君子言王外父鹿門先生之為文與王道思唐應德歸震川諸公相為頡頏其得力於八大家者最深即王元美等七子弗之及也時余方習

舉子業未嘗學古私心竊嚮往焉及倖入仕版則糾葛世務置古學弗講者荏苒二十年自甲戌至庚辰連歲讀禮山居得稍涉獵古文詞日取鹿門先生八大家文鈔讀之反覆始省先君

子言妄意爲文之道端不外是然觀世俗所尚似與鹿門論文之旨又有大謬不然者余復疑之至乙酉歲與溧陽陳百史先生同官百史爲海內文章宗主得共朝夕者四載于茲因時聆

其論議併讀其石雲居集則撥
之鹿門之旨甚合而與余少時
所聞之先君子者若互相發明
也又從百史所讀豫章艾千子
蘇武子之文皆卓然不溺於流
俗一本之唐宋大家而蘇武子

亦謂百史有古人之風余自是信所以為文之道而不復疑焉雖然為文豈易言耶昔韓文公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于僕

其文與鄒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廢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夫以學文如李張兩公而昌黎猶未遽許其至爲文豈易言耶余假少業舉子長又糾葛世

務未能深用力於爲文之道今雖信不復疑而年已將六十矣其又何敢妄有撰著以希古之作者然前代有從吾道人董蘿石年六十有八學道於陽明子北面而師事之至今以爲美談

余今從百史學文其或猶未晚
歟故每成一篇必質之百史雖
百史謬爲許可不減陽明氏之
於從吾道人顧余終未敢謂已
得爲文之道也因彙近作若干
首輒付梓人再俟天下後世之

深於古學者起而正之

順治六年己丑王正息齋主人

金之俊識

金文通公集總目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卷二十

年譜韻編

附金文通公行狀墓誌銘墓表傳